

增訂
史記評林

四十三

特56

3

國立編譯館		
五	四	二
○	四	三
冊	號	架

第五頁自由號

003278-033-0

特56-3

增訂史記評林

凌稚隆/編

M2

ACC-1666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六

吳興凌雅隆輯校
溫陵李光縉增補

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

索隱曰五宗之國俱享大邦雖復逆亂萌心取汙制典豈可謂非青社之國哉然淮南猶有後不絕衡山亦其罪蓋輕比三卿之分晉方暴秦之滅周可不優乎安得出其王國不
上同五宗三王列於世家其吳濞請與楚元王同為一篇淮南宜與齊悼惠王為一篇
吳王濞者索隱曰案澎湖濞字也音披位反高帝兄劉仲之子也徐廣

仲高帝已定天下七年立劉仲為代王而匈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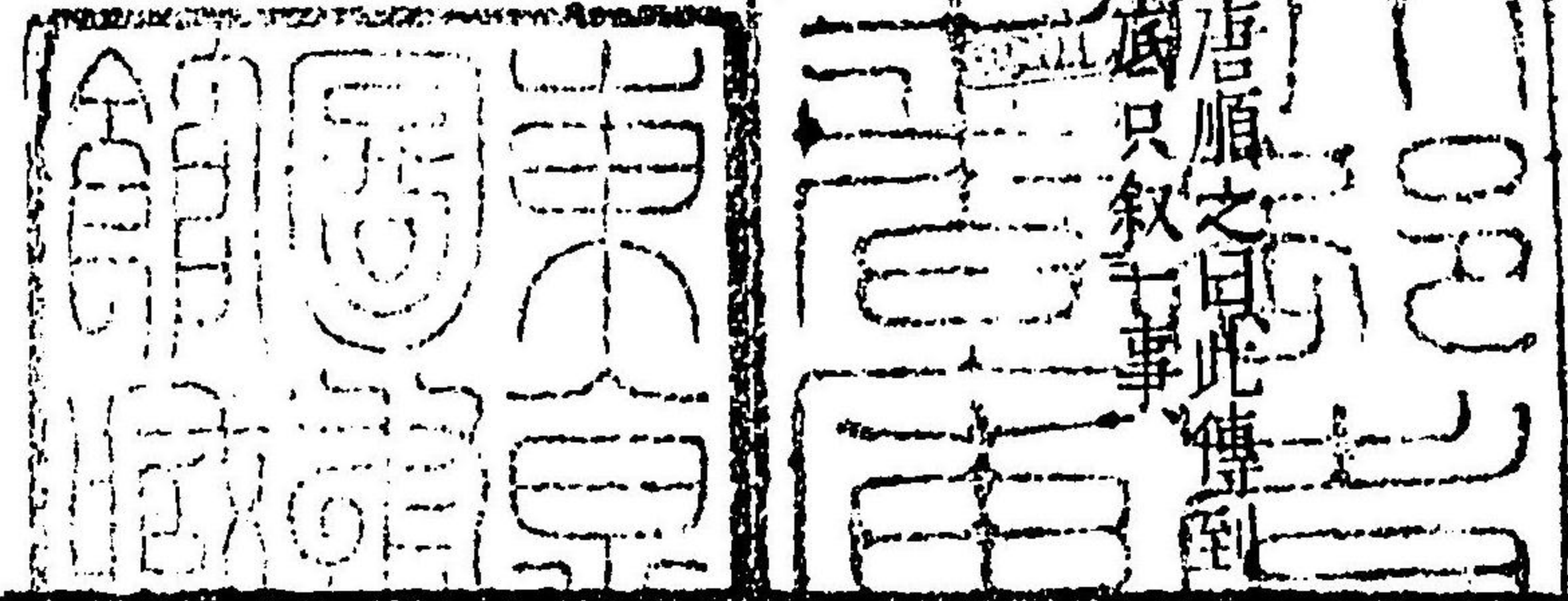
攻代劉仲不能堅守棄國亡間行走雒陽索隱曰謂獨行

從他道逃走自歸天子天子為骨肉故不忍致法

廢以為郟陽侯索隱曰地理志馮翊縣名在郟水之陽音合○正義曰郟陽故城在

高帝十一年秋淮南王英布反東并

曾丁巳平水 吳王濞列傳 參長官



唐順之曰此傳到
底只叙五事

按師古云於沛為吳王言行至沛而封拜濞也

倪思曰秦漢以來多有讖緯之說故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蓋當時占氣者所說恐非高帝能前知也
何孟春曰高祖封濞為吳王既前知其必反然不思所以制之之道而大封以成其反之勢何也帝戒濞曰犬

下同姓一家慎毋反亦異乎古之帝王之所為貽厥孫謀者矣
按豫章初屬九江王布布滅後屬淮南王長
廢後屬廬江王賜非屬吳也豫章當作故鄣則鄣郡也
光緒曰梁孝王薨時餘黃金四十萬斤吳王濞金錢布滿天下漢時黃金多而王侯巨富乃爾

荆地劫其國兵西度淮擊楚高帝自將往誅之劉仲子沛侯濞年二十有氣力以騎將從破布軍斬

西會甄索隱曰地名也在蘄縣之西會音古兌反甄音鍾布走荆王劉賈為布所殺無後上患吳會稽輕悍無壯王以填之

王三郡五十三城已拜受印高帝召濞相之謂曰若狀有反相心獨悔業已拜因拊其背索隱曰拊音撫告

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者豈若邪徐廣曰漢元年至景帝三

年及五十年有三年朔案應劭曰克期五十年者所知若秦始皇東巡以厭氣後劉項起東南疑當如此如淳曰度其時積足用為難又吳楚世不實服索隱曰案應氏之意以後五十年東南有亂

本是占氣者所說高祖素聞此說自以前難未彈恐後災更生故說此言更以戒濞如淳之說亦合

事理然天下同姓為一家也慎無反濞頓首曰不敢

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郡國諸侯各務自拊循其民吳有豫章郡銅山常昭曰今故章索隱曰豫章為衍字也正義曰括地志云秦兼天下以為鄣郡今湖州長城縣西南八十里故章城是也銅山今宣州及潤州句容縣有並屬章也濞則招致天下亡命者益鑄

錢煮海水為鹽以故無賦國用富饒如淳曰鑄錢者鹽以取其利

以足國用故無賦於民正義曰按既盜鑄錢何以收其利足國之用吳國之民又何得無賦如說非也言吳國山既出銅民多盜鑄錢及煮海水為鹽以山海之利不賦之故言無賦也其民無賦國

用乃富饒也孝文時吳太子入見索隱曰姚氏案楚漢春秋云吳太子名賢

明得待皇太子飲博吳太子師傅皆楚人輕悍又素驕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

之索隱曰提音啼又音底又音弟於是遣其喪歸葬至吳吳王愠

曰正義曰於問反怨也天下同宗歿長安即葬長安何必來

葬為復遣喪之長安葬吳王由此稍失藩臣之禮

稱病不朝京師知其以子故稱病不朝驗問實不

病諸吳使來輒繫責治之吳王恐為謀滋甚及後

使人為秋請應劭曰冬當斷獄秋先請擇其輕重

侯朝聘也如淳曰滯不自行使人代已致請禮也

知何憑如淳云代已致請亦是臆說且文上復責

問吳使者使者對曰王實不病漢繫治使者數輩

以故遂稱病且夫察見淵中魚不祥張晏曰喻人

下之私索隱曰案此語見韓子及文子常昭曰

知臣下陰私使憂患生變為不祥故當赦宥使自

新今王始詐病及覺見責急愈益閉恐上誅之計

乃無聊唯上棄之而與更始於是天子乃赦吳使

者歸之而賜吳王几杖老不朝吳得釋其罪謀亦

益解然其居國以銅鹽故百姓無賦索隱曰按吳

鹽之利故百姓卒踐更輒與平賈漢書音義曰以

不別徭賦也二百文謂之過更自行為卒謂之踐更吳王欲得

民心為卒雇者其庸隨時月與平賈如漢桓靈時

有所興作以少府錢借民此也索隱曰案漢律

卒更有二踐更居更過更也此言踐更輒與平賈

者謂為踐更合自出錢今王欲得人心乃與平賈

楊循吉曰吳使本不直由使者言之則詐情遂直耳陳沂曰吳使者之言雖為吳王曲解而所謂察見淵中不祥者實乃人君至戒也然非孝文帝仁厚賢主使者亦安敢為此言哉

按秋請為朝聘也

按重出無賦二字又見其民之實

贈陳文燭曰若人者有以服天下之心則無所施而不可不然將惠之而衰威之而格矣故在文帝可以賜几杖而鐵券之恩適足以怒懷光在宋祖可以罷潘鎮而割地之謀適足以禍鼎錯然則文帝之於吳賜之可割之亦可而何獨有見於几杖之甚刃而無見於體解之斧斤乎游之友文帝不能無憾焉

而行之。後改爲歲時存問茂材。賞賜閭里。佗郡國

吏欲來捕囚人者。訟共禁弗予。徐廣曰。訟音松。駟按如淳曰。訟。公也。

○正義曰。訟音容。言其相容。禁止不與也。如此者四十餘年。正義曰。言者太史公盡言吳王一代行事也。漢書作三十餘年。而班固見其語在孝文之代。乃減十年。是班固

不曉其理也。以故能使其衆。鼂錯爲太子。家令得幸太

子。數從容言。吳過可削。數上書說孝文帝。文帝寬

不忍罰。以此吳日益橫。及孝景帝卽位。錯爲御史

大夫。說上曰。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諸子弱。大

封同姓。故王孽子悼惠王。王齊七十餘城。庶弟元

王。王楚四十餘城。元子濞王。吳五十餘城。封三庶

孽分天下半。今吳王前有太子之郄。詐稱病不朝

於古法。當誅。文帝弗忍。因賜几杖。德至厚。當改過

自新。乃益驕溢。卽山鑄錢。索隱曰。案卽山。山名。煮海

水爲鹽。誘天下囚人。謀作亂。今削之。亦反。不削之

亦反。削之。其反。禍小。不削。反遲。禍大。三年冬。楚

王朝。鼂錯因言。楚王戊往年爲薄太后服。私姦服

舍。服虔曰。服舍。在卷。次而私姦宮中也。請誅之。詔赦。罰削東海郡。因

削吳之豫章郡。會稽郡。及前一年。趙王有罪。削其

河間郡。索隱曰。案漢書作常山郡也。膠西王卬以賣爵。有姦。削

其六縣。漢廷臣方議削吳。吳王濞恐。削地無已。因

以此發謀。欲舉事。念諸侯無足與計謀者。聞膠西

王勇好氣。喜兵。諸齊皆憚畏。常昭曰。故爲齊。分爲國者。膠東。濟北之屬。

曾丁巳平水 卷一百六 吳王濞列傳 四 參長官歲

王帝曰。既數從容言。又數上書說見。得錯極惓惓。非一且語。

陳傳良曰。按錯之議曰。削之亦反。不削則必反。緩削則可以不受封。至是聖老矣。寬之數年。滯之木。拱則首難無人。七國雖強。皆可以勢恐之也。錯不忍數年之緩。暇欲急其攻。而躑躅爲之。身頃國危。取笑天下。便語曰。貪定者。厥會食者。噫。其錯之謂耶。

劉辰翁曰：詔字甚佳，漢書改作口說，則下無文書口報字贅矣。又曰：宿夕兩字使深切，謂以夜繼之也。王帝曰：就其言固自醜，藉得聽文字甚好。

按師古云：脅斂也，累足重足也，並謂懼耳。

按師古云：罪不至此，言其本罪不合削地。

劉辰翁曰：此辨上極知深淺變化，語皆醜藉可觀。

按師古云：彷彿猶翔也。

岑坤曰：此即桓將軍所請吳王何以卒在而不用。

於是乃使中大夫應高詭膠西王。索隱曰：詭，音徒烏反。無文書。口報曰：吳王不肖，有宿夕之憂，不敢自外使喻其驩心。王曰：何以教之？高曰：今者主上興於姦飾，於邪臣好小善，聽讒賊擅變更律令，侵奪諸侯之地，徵求滋多，誅罰良善，日以益甚。里語有之：舐糠及米。索隱曰：案言舐糠盡則至米，謂削土盡則至滅國也。吳與膠西知名諸侯也。一時見察，恐不得安肆矣。吳王身有內病，不能朝請，二十餘年，嘗患見疑，無以自白。今脅肩累足，猶懼不見釋，竊聞大王以爵事有適。正義曰：所聞諸侯削地罪不至此，此恐不得削地而已。王曰：然有之子將奈何？高曰：同惡相助，同好相留，同情

相成，同欲相趨，同利相歿。今吳王自以為與大王

同憂，願因時循理，棄軀以除患害於天下，億亦可

乎。王瞿然駭曰。索隱曰：劉氏瞿音九具反，又說文云：瞿，遠視貌，音九縛反。寡人

何敢如是。今主上雖急，固有歿耳。安得不戴？高曰：

御史大夫鼂錯，熒惑天子，侵奪諸侯，蔽忠塞賢，朝

廷疾怨，諸侯皆有倍畔之意。人事極矣。彗星出，蝗

蟲數起，此萬世一時而愁勞聖人之所以起也。索隱曰：案所謂殷憂以啓明聖也。故吳王欲內以鼂錯為討，外隨大

王後車，彷彿天下所鄉者降，所指者下，天下莫敢

不服。大王誠幸而許之一言，則吳王率楚王略函

谷關，守滎陽，敖倉之粟，距漢兵，治次舍，須大王大

劉辰翁曰而曰以下數語是諸王策其間有不從者故先言後日所處以說之耳漢書去之謬甚

按漢書作背約城守是後乃自殺

劉辰翁曰來得悲壯言語如此自妙

王維楨曰反兵正月起三月敗乃為此全計謬哉

余有丁曰按發端云云委難首于六國也

王有_ラ幸而臨_レ之。則天下可_レ并。兩_レ分_レ割。不亦可乎。王曰。善。高歸報吳王。吳王猶恐其不與。乃身自爲使。使於膠西。面結之。膠西羣臣或聞王謀。諫曰。承一帝。至樂也。今大王與吳西鄉。第令事成。兩主分爭。患乃始結。諸侯之地不足爲漢郡。什二而爲畔。逆以憂太后。非長策也。文穎曰。王王弗聽。遂發使約齊。菑川。膠東。濟南。濟北。皆許諾。而曰。城陽。景王有義。攻諸呂。勿與事。定分之耳。徐廣曰。爾時城陽諸侯既新削。罰振恐多。怨鼂錯。及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則吳王先起兵。膠西正月丙午。誅漢吏二千石以下。膠東。菑川。濟南。楚。趙亦然。遂發兵西齊。

王後悔。飲藥自殺。畔約。濟北王城壞未完。其郎中令劫守其王。不得發兵。膠西爲渠率。膠東。菑川。濟南共攻圍臨菑。趙王遂亦反。陰使匈奴。與連兵七國之發也。吳王悉其士卒。下令國中曰。寡人年六十二。徐廣曰。吳王封身自將。少子年十四。亦爲士卒。先諸年上與寡人比。下與少子等者。皆發發二十餘萬人。南使閩越。東越。東越亦發兵。從孝景帝三年正月甲子。初起兵於廣陵。徐廣曰。荆王劉賈

也。西涉淮。因奔楚。兵發。使遺諸侯書曰。吳王劉濞敬問膠西王。膠東王。菑川王。濟南王。趙王。楚王。淮南王。衡山王。廬江王。故長沙王子。徐廣曰。吳芮之女孫靖王著以

文帝七年卒無嗣國除駟案如淳曰吳其內後四世無子國除庶子二人為列侯不得嗣王志將不滿故誘與之反也幸教寡人以漢有賊臣無功天下侵奪諸侯地使吏効繫訊治以僂辱之為故駟案漢書音義曰故事也

○正義曰按專以不以諸侯人君禮遇劉氏骨肉僂辱諸侯為事

絕先帝功臣進任姦宄誅亂天下正義曰欲危社稷陛下多病志失不能省察欲舉兵誅之謹聞教

敝國雖狹地方三千里人雖少精兵可具五十萬寡人素事南越三十餘年其王君皆不辭分其卒

以隨寡人又可得三十餘萬寡人雖不肖願以身從諸王越直音值長沙者索隱曰謂其境相接也因王子定長

沙以北如淳曰南越直長沙者因王子定也索隱曰案謂南越之地與長沙地相接值者

因長沙王子以西徙蜀漢中正義曰徙音奏向也王子長沙王子也南越之地對長沙之南者其民因王子卒而鎮告越

楚王淮南三王與寡人西向如淳曰告東越使定之正義曰越東越也又告東越楚淮南三王與吳王共齊諸王與趙

王定河間河內或入臨晉關正義曰今蒲津關或與寡人會雒陽燕王趙王固與胡王有約燕王北定代雲

中搏胡衆索隱曰搏音專專謂專紗領胡兵也入蕭關正義曰今名隴山關在原州平涼縣界徙長安臣正天子以安高廟願王勉之楚

元王子淮南三王或不沐洗十餘年怨人骨髓欲一有所出之久矣寡人未得諸王之意未敢聽今諸王苟能存亡繼絕振弱伐暴以安劉氏社稷之

按師古云直當也言越地之北當長沙也

唐順之曰七國攻漢形勢如此茅坤曰予按吳王檄所云不如蘇秦六國遠甚何者其所指七國共為關擊漢之勢特虛聲相喝耳而互為犄角處殊不得臂指相使之實此其所以一出兵而即敗也

按師古云言心有所懷志不在沐浴也按此又寫出楚淮南恨意

按師古云言以卒萬人或邑萬戶來降附者其封賞則與大將同下皆類此

劉辰翁曰此篇語意傾人亦非後來所有後人修史此必不錄但曰反書聞止矣

所願也。敝國雖貧寡人節衣食之用積金錢修兵革聚穀食夜以繼日三十餘年矣。凡為此願諸王勉用之能斬捕大將者賜金五千斤封萬戶。列將三千斤封五千戶。裨將二千斤封二千戶。二千石千斤封千戶。千石五百斤封五百戶。皆為列侯。其以軍若城邑降者卒萬人邑萬戶。如得大將人戶五千。如得列將人戶三千。如得裨將人戶千。如得二千石其小吏皆以差次受爵金。佗封賜皆倍常法。服虔曰封賜倍漢之常法其有故爵邑者更益勿因願諸王明以令士大夫弗敢欺也。寡人金錢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於吳諸王日夜用之弗能盡有當賜者告寡人寡人且往遺之敬以聞。七國反書聞天子天子乃遣太尉條侯周亞夫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遣曲周侯酈寄擊趙將軍欒布擊齊大將軍竇嬰屯滎陽監齊趙兵。吳楚反書聞兵未發竇嬰未行言故吳相袁盎盜時家居詔召入見上方與晁錯調兵竿軍食上問袁盎曰君嘗為吳相知吳臣田祿伯為人乎。今吳楚反於公何如。對曰不足憂也。今破矣。上曰吳王即山鑄錢煮海水為鹽誘天下豪桀白頭舉事若此其計不百全豈發乎。何以言其無能為也。袁盎對曰吳有銅鹽利則有之安得豪桀而誘之。誠令吳得豪桀亦且輔王

董份曰欲殺錯乃故大言以安帝

曾丁巳巳平水 卷一百一十一 吳王濞列傳 參本官載

會屠隆曰錯固以削七國自取禍然讀表益策之善一語則益之死錯亦可恨

王帝曰獨錯在復屏錯非言錯而何使錯即折之不患無說

余有丁曰按漢書作以故反名為西共誅是錯更順

王維楨曰益與錯故不合錯為國計本忠益乃藉口誅錯以報私忿其卒為梁刺殺之有天道哉

陳傳良曰吳王濞之謀反也其志益

萌於太子博局之死而停蓄含忍於文帝几杖之賜西向之心未嘗不欲逞也其錯以削地之策適犯其怒而泄其不過之謀迺卒以讒見誅錯誠可悲也夫

余有丁曰漢殺錯餌七國以求罷兵卑亦甚矣益欲快私讎不顧國體後說不售當誅獲幸免者帝失刑也

為義不反矣吳所誘皆無賴子弟以命鑄錢女奴人故相率以反鼂錯曰袁盎策之善上問曰計安出盎對曰願屏左右上屏人獨錯在盎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也乃屏錯錯趨避東廂恨甚上卒問盎盎對曰吳楚相遺書曰高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賊臣晁錯擅適過諸侯索隱曰適音直削奪之地故以反為名西共誅晁錯復故地而罷方今計獨斬鼂錯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故削地則兵可無血刃而俱罷於是上嘿然良久曰顧誠何如吾不愛一人以謝天下盎曰臣愚計無出此願上孰計之乃拜盎為太常正義曰今盎為太常史失奉宗廟之指意吳王弟子

德侯為宗正

徐廣曰名通其父名廣駟案漢書曰吳王弟子德侯廣為宗正也

盎

裝治行後十餘日上使中尉召錯給載行東市錯

衣朝衣斬東市則遣袁盎奉宗廟宗正輔親戚正義

曰以親戚之使告吳如盎策至吳吳楚兵已攻梁

壁矣宗正以親故先入見諭吳王使拜受詔吳王

聞袁盎來亦知其欲說已笑而應曰我已為東帝

尚何誰拜不肯見盎而留之軍中欲劫使將盎不

肯使人圍守且殺之盎得夜出步去走梁軍遂

歸報條侯將乘六乘傳正義曰上音乘下竹戀反會兵滎陽至

雒陽見劇孟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此不自意全正義曰言不自意洛陽得全及見劇孟又以為諸侯已得劇孟劇孟

唐順之曰劇孟鄧都尉桓將軍田祿伯周丘皆奇士茅坤曰鄧都尉不知何許人其破吳之策所欲委梁以徂吳之銳而以輕兵抄吳之餉道可謂射鵰手矣而條疾不以聞于天子不復見其為世用何哉

王維楨曰田祿伯難逆謀然計却為上策唐順之曰亞夫能用鄧尉之策則成吳不用田祿伯桓將軍之策則敗存亡安危在所謀信哉

按師古云多佞利害謂事不測非重言畏反也劉辰翁曰少將名言天下之大計也一傳三奇田祿伯奇周丘奇然皆不能及此

楊慎曰推鋒謂一往不復顧也孰知利鈍正在此哉董份曰言專并未渡淮見吳王失二將軍計茅坤曰吳王濞特

今無動吾據滎陽滎陽以東無足憂者至淮陽問父絳侯故客鄧都尉曰策安出客曰吳兵銳甚難與爭鋒楚兵輕正義曰不能久方今為將軍計莫若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溝高壘使輕兵絕淮泗口塞吳饗道彼吳梁相敵而糧食竭乃以全彊制其罷極破吳必矣條侯曰善從其策遂堅壁昌邑南正義曰在曹州城武縣東北四十二里輕兵絕吳饗道吳王之初發也吳臣田祿伯為大將軍田祿伯曰兵屯聚而西無佗奇道難以就功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奇也吳王太子諫曰王以

反為名此兵難以藉人藉人亦且反王奈何且擅兵而別多佗利害未可知也蘇林曰祿伯儻將兵為生患也徒自損耳吳王即不許田祿伯吳少將桓將軍說王曰吳多步兵步兵利險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邑不下直棄去疾西據雒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毋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即大王徐行留城邑漢軍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吳王問諸老將老將曰此少年推鋒之計可耳安知大慮乎於是王不用桓將軍計吳王專并將其兵未度淮諸賓客皆得為將校尉候司馬獨周丘不得用周丘者下邳人

駭漢耳爭天下非
取天下之豪傑不
可以有功所部諸
將士僅有田桓二
子而不能用即如
周丘禮與一節得
以一夜拔兵三萬
而脫身拘地以至
于城陽皆所謂爪
牙士也彼皆不能
用則其所與謀者
可知之矣聚兵數
十萬而不及與漢
為一矢一石之聞
異哉

亡命吳。酤酒無行。吳王濞薄之。弗任。周丘上謁說
王曰。臣以無能不得待罪行間。臣非敢求有所將
願得王一漢節。必有以報王。王乃予之。周丘得節
夜馳入下邳。下邳時聞吳反。皆城守。至傳舍。召令
令入戶。使從者以罪斬令。遂召昆弟所善豪吏。告
曰。吳反。兵且至。至屠下邳。不過食頃。今先下家室
必完。能者封侯矣。出乃相告。下邳皆下。周丘一夜
得三萬人。使人報吳王。遂將其兵北略城邑。比至
城陽。正義曰。地理志云。城陽國故齊。漢文帝二年別為國。屬兗州。兵十餘萬。破
城陽中尉軍。聞吳王敗走。自度無與其成功。即引
兵歸下邳。未至。疽發背死。二月中。吳王兵既破。敗

走。於是天子制詔將軍曰。蓋聞為善者天報之以
福。為非者天報之以殃。高皇帝親表功德。建立諸
侯。幽王悼惠王子絕無後。孝文皇帝哀憐加惠。王幽
王子遂。悼惠王子卬等。令奉其先王宗廟。為漢藩
國。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吳王濞倍德反義。誘受天
下。亡命辜人。亂天下幣。如淳曰。幣。錢也。以私稱病。錢。消亂天下錢也。稱病
不朝二十餘年。有司數請濞罪。孝文皇帝寬之。欲
其改行為善。今乃與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
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約。從反。為逆無
道。起兵以危宗廟。賊殺大臣。及漢使者。迫劫萬民。
天殺無罪。燒殘民家。掘其丘冢。甚為暴虐。今卬等

漢書師古註物
下有供字

增言史記諸本卷一百一十一 修列舍藏

又重逆無道燒宗廟鹵御物如淳曰鹵抄掠也宗廟在郡縣之物皆為

御物正義曰頽師古曰御物宗廟之服器也朕甚痛之朕素服避正殿

將軍其勸士大夫擊反虜擊反虜者深入多殺為

功斬首捕虜比三百石以上者皆殺之無有所置

正義曰置敢有議詔及不如詔者皆要斬初吳王

之度淮與楚王遂西敗棘壁正義曰在宋州寧陵縣西南七十里乘

勝前銳甚梁孝王恐遣六將軍擊吳又敗梁兩將

士卒皆還走梁梁數使使報條侯求救條侯不許

又使使惡條侯於上上使人告條侯救梁復守便

宜不行梁使韓安國及楚死事相弟張羽為將軍

徐廣曰楚相張尚諫王而乃得頗敗吳兵吳兵欲

西梁城守堅不敢西即走條侯軍會下邑徐廣曰屬梁國

○正義曰宋州碭山縣本漢下邑縣欲戰條侯壁不肯戰吳糧絕卒

饑數挑戰遂夜犇條侯壁驚東南條侯使備西北

果從西北入吳大敗士卒多饑死乃畔散於是吳

王乃與其麾下壯士數千人夜亡去度江走丹徒

保東越正義曰東越傳云獨東甌受漢之購殺吳王丹徒在東越兵可萬餘人乃使人收聚亡卒漢使

人以利啗東越音徒覽反東越即給吳王吳王出

勞軍即使人縱殺吳王孟康曰方言戰謂之縱

戈刺殺之鄒氏又音春亦音從容之從謂撞殺之

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漢吳王濞冢在潤州丹徒

縣東練壁聚北今入于江吳錄云丹徒盛其頭馳傳

曾丁巳平木卷一百一十一 吳王濞列傳

按特下死事相
三字不沒其節
也

按師古云縱謂
以矛戟撞之

茅坤曰以下次七國之亡處甚明如

按師古云言王欲以何理自安處吾待以行事也

王維棟曰數言可
以折逆王信知名
為誅錯者詐也

以聞。吳地記曰吳王濞葬武進縣南地名相唐。索隱曰張勃云吳王濞葬丹徒縣南其地名相唐今云武進縣恐錯也。吳王子子華子駒亡走閩越。吳王之棄其軍亡也。軍遂潰。往往稍降。太尉梁軍。楚王戊軍敗。自殺。三王之圍齊。臨菑也。三月不能下。漢兵至。膠西膠東菑川王各引兵歸。膠西王乃袒跣席。豪飲水。謝太后。王太子德曰。漢兵遠。臣觀之。已罷。可襲。頭収大王餘兵擊之。擊之不勝。乃逃入海。未晚也。王曰。吾士卒皆已壞。不可發用。弗聽。漢將弓高侯顏當。徐廣曰。姓韓。遺王書曰。奉詔誅不義。降者赦。其罪復故。不降者滅之。王何處。須以從事。王肉袒叩頭。漢軍壁。謁曰。臣印奉法不謹。驚駭百姓。乃苦將軍遠道。至于窮國。敢請菹醢之罪。弓高侯執金鼓見之。曰。王苦軍事。願聞王發兵狀。王頓首膝行。對曰。今者鼂錯。天子用事。臣變更高皇帝法令。侵奪諸侯地。印等以為不義。恐其敗亂天下。七國發兵。且以誅錯。今聞錯已誅。印等謹以罷兵歸。將軍曰。王苟以錯不善。何不以聞。及未有詔。虎符擅發。兵擊義國。以此觀之。意非欲誅錯也。乃出詔書。為王讀之。讀之訖。曰。王其自圖。王曰。如印等。必有餘罪。遂自殺。太后太子皆死。膠東菑川濟南王皆死。

徐廣曰。一云自殺。國除。納于漢。酈將軍圍趙。十月而下之。趙王自殺。濟北王以劫故。得不誅。徙王菑川。初。吳

王首反并將楚兵連齊趙正月起兵三月皆破獨
趙後下復置元王子子平陸侯禮為楚王續元王
後徙汝南王非王吳故地為江都王

太史公曰吳王之王由父省也言濞之王吳由父

侯省音所幸反○索隱曰省音所景反省

者減也謂父仲從代王省封郃陽侯也 能薄賦

歛使其眾以擅山海利逆亂之萌自其子興爭技

發難索隱曰謂與太子卒亡其本親越謀宗竟以

夷隕鼂錯為國遠慮禍反近身表益權說初寵後

辱故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山海不以封母親夷

狄以疏其屬蓋謂吳邪母為權首反受其咎豈益

錯邪索隱述贊曰吳楚輕悍王濞倍德富因採山鑿

成提局驕矜攜貳連結七國嬰命廣陵錯誅未

塞天之悔禍

卒取奔北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六 終

田中篤實 同校 小幡利貴 參長官 賈

王整曰此贊總叙

摠斷與別傳不同

劉辰翁曰贊有惜

錯意又有快盜意

邵寶曰王制言名

山大澤不以封者

不可為井田以業

其民也太史公懲

吳之逆亂謂先王

山澤不以封者以

是故豈其然哉昔

齊之封實負東海

魯之封實環太山

山澤之名且大者

孰加于是而齊魯

卒為望國抑何其

也

之捨惡已久一以

富強大盛一以太

子爭技一以親越

非謂誅錯發難也

錯以為國念身益

雖權說不遂如使

法古封建地不過

百里云云自無此

禍而盜錯何至以

禍首受其咎哉此

論重於吳事非重

盜錯論也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七

吳興凌稚隆輯校
溫陵李光縉增補

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

世疑其父名

魏其侯竇嬰者孝文后從兄子也。父世觀津人。

世疑其父名

王整曰此傳分合體
凌約言曰魏其灌夫皆聚賓客以樹黨武安亦折節天下士三人徒以賓客相傾而卒無賴于賓客豈所賢者之非賢歟太史公三傳聯合微旨見矣

茅坤曰三篇俱以結賓客相傾一節為精神

倪思曰嬰不願竇太后引誼別微真忠臣也

曰案地理志觀津縣屬信都以言其累葉在觀津故云父世觀津城在冀州武邑縣東南二十里
喜賓客。孝文時嬰為吳相病免。孝景初即位為詹事。正義曰百官表云詹事秦官掌皇后太子家也梁孝王者孝景弟也。其母竇太后愛之。梁孝王朝因昆弟燕飲。是時上未立太子。酒酣從容言曰。千秋之後傳梁王。

太后驩竇嬰引卮酒進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此漢之約也。上何以得擅傳梁王。太后由

此憎竇嬰。竇嬰亦薄其官。因病免。太后除竇嬰門。

伏後案此憎竇嬰。竇嬰亦薄其官。因病免。太后除竇嬰門。

晉丁巳平水 卷一百一 魏其武安列傳 一 參長官裁

籍不得入朝請律諸侯春朝天子曰朝秋 孝景三

年吳楚反上察宗室諸竇索隱曰案謂宗室之中

氏案酷吏傳周陽由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侯周

陽故因氏焉由以宗家任為郎則似是與國有親

戚屬籍者亦得 母如竇嬰賢乃召嬰嬰入見固辭

謝病不足任太后亦慙於是上曰天下方有急王

孫寧可以讓邪漢書曰竇嬰字王孫 乃拜嬰為大將軍賜金

千斤嬰乃言袁盎樂布諸名將賢士在家者進之

所賜金陳之廊廡下軍吏過輒令財取為用蘇林

今裁度取 金無入家者竇嬰守滎陽監齊趙兵義

為用也 為魏其侯諸游士賓客爭歸魏其侯孝景時每朝

議大事條侯魏其侯諸列侯莫敢與亢禮孝景四

年立栗太子正義曰栗姬之子後 使魏其侯為太

子傅孝景七年栗太子廢魏其數爭不能得魏其

謝病屏居田南山之下數月諸賓客辯士說之莫

能來梁人高遂乃說魏其曰能富貴將軍者上也

能親將軍者太后也今將軍傳太子太子廢而不

能爭爭不能得又弗能死自引謝病擁趙女屏間

處正義曰上音 而不朝相提而論徐廣曰提音徒

提音弟又音帝相提猶 是自明揚主上之過有如

兩宮螫將軍張晏曰兩宮太后景帝也螫恐也毒

也音釋謂怒也漢書作與與即螫 則妻子母類矣索

張之象曰竇嬰能言諸名將賢士在

按此突然插入條侯借客形主之法

王維慎曰去就若此誠為多易

諫傳梁王爭廢太子乃忠臣立朝大節

劉辰翁曰相提二字雖不可曉意者亦對客不能忘言之意

日謂見其魏其侯然之乃遂起朝請如故桃侯免

相服虔曰竇太后數言魏其侯孝皇帝曰太后豈

以為臣有愛不相魏其猶惜也魏其者沾沾自

喜耳多易徐廣曰沾一作恬又呂兼反又當踈反

之行也或曰沾音擔也索隱曰沾音反難以為相持重

遂不用用建陵侯衛綰為丞相

武安侯田蚡者孝景后同母弟也索隱曰蚡音扶

之蚡音墳生長陵魏其已為大將軍後方盛蚡為諸郎

徐廣曰一云諸卿時人相號長老老者為諸未嘗

公年少者為諸卿如今人相號為士大夫

往來侍酒魏其跪起如子姪及孝景晚節索隱曰

也蚡益賢幸為太中大夫蚡辯有口學槃孟諸書

應劭曰黃帝史孔甲所作銘也凡二十六篇書槃

孟中所為法戒諸書諸子文書也孟康曰孔甲槃

孟二十六篇雜家王太后賢之徐廣曰即蚡孝景

崩即日太子立稱制所鎮撫多有田蚡賓客計策

蚡弟田勝皆以太后弟孝景後三年徐廣曰孝景

孝武初嗣封蚡為武安侯勝為周陽侯正義曰絳

東二十里周陽故城也武安侯新欲用事為相卑下賓客進

名士家居者賢之欲以傾魏其諸將相建元元年

丞相綰病免上議置丞相太尉籍福說武安侯曰

魏其賢久矣天下士素歸之今將軍初興未如魏

其即上以將軍為丞相必讓魏其魏其為丞相將

軍必為太尉太尉丞相尊等耳又有讓賢名武安

賢丁也下木 魏其武安列傳 三 參水官載

王維楨曰魏其黃
易
茅坤曰沾沾自喜
四字切中魏其病
按持重者見為
相當持重也

王維楨曰魏其方
盛時豈更有武安
侯哉時去勢遷可
以證矣
註一本無下老
字

茅坤曰往來侍酒
魏其一句專伏魏
其所以輕武安而
相起靈領袖

漢書應註無銘
字所為作以所
文書作之畫

表黃曰賓客二
字一篇柱下後三
用客字應之及推
載趙綰等與天下
吏士天下郡國諸
侯起家二千石之
類皆客也

按魏其武安二
人之黨起此
按師古云傾謂
踰越而勝之也

按此叙二人實
家之盛

柯維騏曰蘇子瞻
云嬰盼所為其名
亦善矣然嬰既沾
沾自喜矜又專為
姦利太平豈可以
文致力成哉申公
始不能用穆生言
為楚人所辱亦可
以少懲矣晚乃為
嬰盼起風風翔于
千仞其虛語哉事
詳儒林傳

按魏其之禍出
此益重

按此叙賓客一
盛一衰

侯乃微言太后風上於是乃以魏其侯為丞相武
安侯為太尉籍福賀魏其侯因弔曰君侯資性喜
善疾惡方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君侯且疾
惡惡人眾亦且毀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久不能
今以毀去矣魏其不聽魏其武安俱好儒術推轂
趙綰為御史大夫索隱曰索推轂謂自卑也王臧為
郎中令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索隱曰
日謂除關以禮為服制索隱曰案其時禮度踰後
門之稅也多不依古令吉凶服制皆
法於以興太平舉適諸寶索隱曰適音直革反宗室毋節行
者除其屬籍時諸外家為列侯列侯多尚公主皆
不欲就國以故毀日至竇太后太后好黃老之言

而魏其武安趙綰王臧等務隆推儒術貶道家言
是以竇太后滋不說魏其等及建元二年御史大

夫趙綰請無奏事東宮帝昭曰欲奪其政也竇太后大怒乃

罷逐趙綰王臧等而免丞相太尉以柏至侯許昌

為丞相武彊侯莊青翟為御史大夫魏其武安由

此以侯家居武安侯雖不任職以王太后故親幸

數言事多效天下吏士趨勢利者皆去魏其歸武

安武安日益橫建元六年竇太后崩丞相昌御史

大夫青翟坐喪事不辦免以武安侯蚡為丞相以

大司農韓安國為御史大夫天下士郡國諸侯愈

益附武安索隱曰按謂仕諸郡及仕諸侯王國者猶言仕郡國也武安者貌

曾丁巳巳平水 魏其武安列傳 四 修外命痛

按以下專慕馮田蚡之驕與魏其相傾處

按以下專慕馮田蚡之驕與魏其相傾處

按除者除去舊官就新官也

南鄉漢書作北鄉

註旌漢書如註作旌蘇註立下無曲字索隱引說文與今本不同

凌約言曰魏其失寶太后益疏不用反應前武安侯雖不任職以王太后故親幸諸客稍稍自引而怠傲反應前天下吏士諸侯

史記卷一百一十四 留侯世家

侵音昭曰侵音寢短小也又生音賢謂自尊音高示貴寵其說疎也按生謂蚡自生尊貴之勢特音甚故下云又以諸侯王多長年蚡以肺腑為相非音痛折節以禮屈之又以音為諸侯王多長張晏曰則天下不肅者也

上初即位富於春秋蚡以肺腑為京師相正義曰曰舊解云肺腑如肝肺之相附着也一說肺斫木札也喻其輕薄附着大材按類此說並是疎謬又改腑為附就其義重謬矣八十一難云寸口者脈之大會手太陰之動脈也呂廣云太陰者肺之脈也肺為諸藏之主通陰陽故十二經脈皆會乎太陰所以決吉凶者十二經有病皆寸口知其何經之動浮沉澹滑春秋逆順知其死生顧野王云肺腑腹心也案說田蚡為相若入之肺知陰陽逆順又為帝之腹非痛折節以禮誑之天下不肅索隱曰案心親戚也痛甚也欲令士折節屈下於已不然天下不肅或解以為蚡欲折節下士非也案下文不讓其兄蓋侯知或說當是時丞相入奏事坐語移日所言皆為非也

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乃曰君除

吏已盡未吾亦欲除吏嘗請考工地益宅漢書百少府有考工室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是後乃

退嘗召客飲坐其兄蓋侯徐廣曰王后兄王信也南鄉自坐東鄉以為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燒

武安由此滋驕治宅甲諸第徐廣曰為諸田園極

膏腴而市買郡縣器物相屬於道前堂羅鐘鼓立

曲旃如淳曰旌旗之名通帛曰旃曲旃僭也蘇林文云曲旃者後房婦女以百數諸侯奉金玉狗馬

玩好不可勝數魏其失寶太后益疏不用無勢諸

客稍稍自引而怠傲唯灌將軍獨不失故魏其日

曾丁巳巳平木

魏其武安列傳 五 參來官載

愈益附武安極力
挑出何等針線

默默不得志而獨厚遇灌將軍

灌將軍夫者潁陰人也夫父張孟嘗為潁陰侯嬰

舍人得幸因進之至二千石故蒙灌氏姓為灌孟

吳楚反時潁陰侯灌何為將軍索隱曰案何是嬰子漢書作嬰誤

屬太尉請灌孟為校尉夫以千人與父俱漢書音義曰官

主千人如灌孟年老潁陰侯彊請之鬱鬱不得意

故戰常陷堅遂死吳軍中軍法父子俱從軍有死

事得與喪歸灌夫不肯隨喪歸奮曰張晏曰自願奮勵也

取吳王若將軍頭以報父之仇於是灌夫被甲持

戟募軍中壯士所善願從者數十人及出壁門莫

敢前獨二人及從奴十數騎馳入吳軍至吳將麾

下正義曰謂大將之旗所殺傷數十人不得前復馳還走入

漢壁皆亡其奴獨與一騎歸夫身中大創十餘適

有萬金良藥故得無死夫創少瘳又復請將軍曰

吾益知吳壁中曲折請復往將軍壯義之恐亡夫

乃言太尉太尉乃固止之吳已破灌夫以此名聞

天下潁陰侯言之上上以夫為中郎將數月坐法

去後家居長安長安中諸公莫弗稱之孝景時至

代相孝景崩今上初即位以為淮陽天下交勁兵

處故徙夫為淮陽太守建元元年入為太僕二年

夫與長樂衛尉竇甫飲輕重不得晉灼曰飲酒輕重不得其平也

夫醉搏甫索隱曰搏音博謂擊之甫竇太后昆弟也上恐太

董份曰寫得夫勇冠軍意
按願取吳將軍頭以報父仇此灌將軍孝勇

生大節日處故下文如將軍壯義之以此名聞天下諸公莫弗稱之皆本于此

王維楨曰淮陽勁猛至今猶然

按自長樂衛尉至薦寵下輩叙夫性氣重在剛直使酒二句上而以士亦以此

多之作結自不
喜文學至橫于
穎川叙夫豪俠
重在好任俠二
句而以穎川歌
作結自家居雖
富至相為引重
叙夫與嬰同遭
困厄重兩失
勢上而以游如
父子四句結之
蓋自得灌夫而
魏其武安之隙
遂不可解矣此
太史公詳之以
終上二傳云

按此叙賓客之
衰
張之象曰兩人俱
失勢困厄中意氣
慷慨故易相結耳
茅坤曰墓寫兩人

相結而相處悲
情嗚咽

按師古云引重
相牽引而致于
尊重也

凌約言曰叙寶嬰
與田蚡傾陷構邪
歷歷如有指指數
纖折無遺

王維楨曰先叙魏
其灌夫相倚相離
後相救俱有照應

茅坤曰兩人成贊
處極力描寫

曾詹惟脩曰全得
早字

后誅夫徒為燕相數歲坐法去官家居長安灌夫
為人剛直使酒不好面諛賢戚諸有勢在已之右
不欲加禮必陵之諸士在已之左愈貧賤尤益敬
與鈞稠人廣眾薦寵下輩士亦以此多之夫不喜
文學好任俠已然諾索隱曰已音以謂已許諸所
與交通無非豪傑大猾家累數千萬食客日數十
百人陂池田園宗族賓客為權利橫於穎川穎川
兒乃歌之曰穎水清灌氏寧穎水濁灌氏族灌夫
家居雖富然失勢卿相待中賓客益衰及魏其侯
失勢亦欲倚灌夫引繩批根生平慕之後棄之者
蘇林曰二人相倚引繩直批根賓客奔之者不
與交通也孟康曰根根括引繩以持彈索隱

曰案劉氏云二人相倚事如合繩共相依引也批
音步結反批者排也漢書作排根小顏云根音痕
括音汨謂人生平慕嬰夫後見其失職而頗弛慢
如此者共排退之不復與交也譬如相對挽繩而
根括之也持彈案漢書
本作抨彈音普耕反灌夫亦倚魏其而通列侯

宗室為名高兩人相為引重張晏曰相薦其游如

父子然相得驩甚無厭恨相知晚也灌夫有服過

丞相丞相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漢書曰

仲孺會仲孺有服索隱曰案服謂其功之服也故應

灌夫曰將軍乃肯幸臨况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為

解請語魏其侯帳具將軍日日蚤臨武安許諾灌

夫具語魏其侯如所謂武安侯魏其與其夫人益

市牛酒夜灑掃早帳具至日平明令門下候伺至

曾丁巳平水 魏其武安列傳 七 修來官藏

董份曰宜往言承扣必往魏其第也故此一往字正應前宜往字註皆謬

董份曰此卒飲極驩所謂嘻笑之怒甚裂皆者也嬰與夫尚不悟哉張之象曰武安嘗

請漢家考工地益宅况魏其城南田乎權臣无忌憚如此王維植曰武安怨二人本在奪田不得乃遂索他事求以中之

日中丞相不來。魏其謂灌夫曰：丞相豈忘之哉？灌夫不懌曰：夫以服請，宜往。徐廣曰：一云以服請不

云以服請不宜往，其說非也。正言灌夫請不以服為解，紛不宜忘，故駕自往迎也。乃駕自往迎丞相。丞相特前戲許灌夫，殊無意往。及夫至門，丞相尚臥。於是夫入見，曰：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自旦至今未敢嘗食。武安鄂鄂

徐廣曰：一云以服請不宜往，其說非也。正言灌夫請不以服為解，紛不宜忘，故駕自往迎也。其魏其夫妻治具，自旦至今未敢嘗食。武安鄂鄂

曰：謝曰：吾昨日醉，忽忘與仲孺言，乃駕往。又徐行灌夫，愈益怒。及飲酒酣，夫起舞屬丞相。索隱曰：欲反屬猶委也。付也。小顏云：若今人舞訖相勸也。丞相不起。夫從坐上語

侵之。魏其乃扶灌夫去，謝丞相。丞相卒飲，至夜極驩而去。丞相嘗使籍福請魏其城南田，魏其大望

曰：老僕雖棄，將軍雖貴，寧可以勢奪乎？不許。灌夫聞怒，罵籍福籍福惡，兩人有郤，乃謾自好。謝丞相曰：魏其老且死，易忍且待之。已而武安聞魏其灌

夫實怒，不予田，亦怒曰：魏其子嘗殺人，紛活之，紛事魏其無所不可，何愛數頃田？且灌夫何與也？吾不敢復求田。武安由此大怨灌夫。魏其元光四年

春，徐廣曰：疑此當是二年也。其說在後。丞相言灌夫家在潁川，橫甚

民苦之。請案上曰：此丞相事，何請灌夫？亦持丞相陰事為姦利，受淮南王金，與語言賓客居間，遂止

俱解。夏，丞相取燕王女為夫人。索隱曰：索紛娶燕王劉澤子康王嘉

之女。有太后詔召列侯宗室皆往賀魏其。侯過灌

也。

晉書陸日兩云飲酒酣見夫使酒

按屬之強之也

夫欲與俱夫謝曰夫數以酒失得過丞相丞相今者又與夫有郤魏其曰事已解彊與俱飲酒酣武

安起為壽如淳曰上酒為稱壽非大行酒坐皆避席伏已魏其侯

為壽獨故人避席耳餘半膝席蘇林曰下席而膝半在席上如淳曰

以膝跪也灌夫不悅起行酒至武安武安膝席曰不

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將軍賢人也屬之徐廣曰屬一作

畢索隱曰案漢書作畢畢盡也時武安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

徐廣曰灌嬰孫名賢也索隱曰案漢書云臨汝侯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乃罵

臨汝侯曰生平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為

壽乃效女兒咕囁耳語帝昭曰咕囁附耳小語聲

也漢書作女曹兒曹輩也猶言兒女輩咕鄒氏音出輒反囁音汝輒反武安謂灌夫

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漢書音義曰李廣為東宮程不識為西宮今眾

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為李將軍地乎如淳曰李將軍李廣也猶

今人言為除地也索隱曰案小類云言今既毀程令李何地自安處也灌夫曰今日

斬頭陷胷索隱曰帝昭云言不避死也漢書作亢凶何知程李乎坐

乃起更衣稍稍去魏其侯去麾灌夫出武安遂怒

曰此吾驕灌夫罪乃令騎留灌夫灌夫欲出不得

籍福起為謝案灌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謝武安

乃麾騎縛夫置傳舍召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

効灌夫罵坐不敬繫居室如淳曰百官表云居室為保宮今守宮也遂

按其前事遣吏分曹逐捕諸灌氏支屬皆得棄市

曾丁巳巳平木 魏其武安列傳 七 修列舍痛

許相卿曰觀此可見當時亦重李廣

晉書洪憲曰篇中履次夫不懼夫愈益怒夫聞怒罵籍福夫不悅夫怒夫無所發怒夫愈怒不肯謝等句即贊中所謂無術而不遜者

康海曰魏其欲成灌夫難語甚悲壯後果同外雖無益于灌夫可謂不以生火二其心者王維慎曰魏其與灌夫不欲獨生為後同罪張本

增吳國倫曰按大繫不得言粉陰事眼辨東朝廷何以不遂指言之觀異日帝聞淮南事而以及不及族武安為恨則嬰之不言是失計也不然豈其為救夫地故不欲盡言邪歸有光曰魏其侯言丞相短不及淮

南事何耶豈魏其終長者不忍也此君子所以往往困于小人也仰上漢書無不字按張晏三註俱支離瓚說亦無謂漢書張註無下書地宗

董份曰此正所謂持兩端者

增呂祖謙曰解人之怒須是委曲順其意說彼不是然後徐以言語解之其怒方釋若他人正說彼不是我却

罪魏其侯大媿為資使賓客請莫能解如淳曰為出資費使人為武安吏皆為耳目諸灌氏皆亾匿夫繫遂不

得告言武安陰事魏其斂身為救灌夫夫人諫魏其曰灌將軍得罪丞相與太后家忤寧可救邪魏

其侯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且終不令灌仲孺獨死嬰獨生乃匿其家言灼曰魏其夫入復諫止也竊

出上書立召入具言灌夫醉飽事不足誅上然之賜魏其食曰東朝廷辯之如淳曰東朝太后朝魏其之東朝

盛推灌夫之善言其醉飽得過乃丞相以他事誣罪之武安又盛毀灌夫所為橫恣罪逆不道魏其

度不可奈何因言丞相短武安曰天下幸而安樂

無事蚡得為肺腑所好音樂狗馬田宅蚡所愛倡

優巧匠之屬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桀壯士與論議腹腓而心謫不仰視天而俯畫地張晏曰

日視天占三光也畫地知分野所在也畫地論欲作反事辟倪兩宮間徐廣曰

細反倪音詣張晏曰占太后與帝吉凶之期○索隱曰辟音係反倪五係反埋蒼云睥睨邪視也

幸天下有變而欲有大功張晏曰幸為反者當得為大將立功也瓚曰天

下有變謂天子崩因變難之際得立大功臣乃不知魏其等所為於是上問朝臣兩人孰是御史大夫韓安國曰魏其言

灌夫父死事身荷戟馳入不測之吳軍身被數十創名冠三軍此天下壯士非有大惡爭杯酒不足引他過以誅也魏其言是也丞相亦言灌夫通姦

以為是激之也
田蚡正怒灌夫而
實譽乃言大名冠
三軍直帝正怒蓋
寬饒而鄭昌乃言
猛獸在山藜藿不
採故二人卒不免
死

披此朝論具見

按轅下駒謂進
退皆不定也

漢書應註馬作
者轅下有下字
織作賊

猶侵細民家累巨萬橫恣潁川凌轅宗室侵犯骨
肉此所謂枝大於本脛大於股不折必披索隱曰
披音皮彼反○正義丞相言亦是唯明主裁之主
日鋪被反披分析也
爵都尉汲黯是魏其內史鄭當時是魏其後不敢
堅對餘皆莫敢對上怒內史曰公平生數言魏其
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趣效轅下駒張晏曰倪頭
毋而已瓚曰小馬在轅下○正義曰應劭云
駒馬駕着轅局趣織小之貌披應說為長也
吾并
斬若屬矣即罷起入上食太后太后亦已使人候
伺具以告太后太后怒不食曰今我在也而人皆
藉吾弟索隱曰案晉灼云藉踏也令我百歲後皆魚肉
之矣且帝寧能為石人邪索隱曰謂帝不如石人

師古云言徒有人形耳不知好惡按今俗云人不辨事罵公机机若木人也此特帝在即

錄錄設百歲後是屬寧有可信者乎索隱曰案上

謝曰俱宗室外家正義曰嬰景帝從故廷辯之不

然此一獄吏所決耳是時郎中令石建為上分別

言兩人事武安已罷朝出止車門召韓御史大夫

載怒曰與長孺共一老秃翁何為首鼠兩端漢書

御史良父謂丞相曰君何不自喜蘇林曰何不

謙遜為可喜之事音許既反夫魏其毀君君當免

冠解印綬歸曰臣以肺腑幸得待罪固非其任魏

其言皆是如此上必多君有讓不廢君魏其必內

董份曰石建素謹厚而肯分別兩人專故載之
茅坤曰石建所分別不載其詳大畧右武安者
李廷機曰載貴臣驕恣態與朝臣承風狀俱妙絕形容
董份曰此公孫丞相所以中汲黯者也
汪道昆曰按蚡之於嬰也始以藉福之計讓而讓之今以安國之計讓而讓之惜嬰之卒隨其計而不自覺

也其沾沾自喜多易而然與

毀人論文作毀之

按師古云簿責謂以文簿一一責之

王整曰此時賓客安在耶

茅坤曰此必大行時皇急不及隸之尚書而後下耳武安輒以此案論悲夫

曾徐中行曰按狗盜雞鳴出孟嘗於函谷處囊脫穎解趙急於邯鄲此周食客之報也魏其灌夫之客視此不深媿哉

茅坤曰自古權臣以危禍中傷人必以蜚語

愧杜門齟舌自殺索隱曰案說文云齟齬也土白反今人毀君君

亦毀人譬如賈豎女子爭言何其無大體也武安

謝罪曰爭時急不知出此於是上使御史簿責魏

其所言灌夫頗不讎正義曰讎音市周反對也言簿責魏其所言灌夫實穎川

事故魏其不對欺謾為欺謾者也劫繫都司空索隱曰案百官表云宗正屬官

主詔獄也○正義曰如淳云律司空主水及罪人

孝景時魏其常受遺詔曰事有不便以便宜論上及繫灌夫罪至族事日

急諸公莫敢復明言於上魏其乃使昆弟子上書

言之幸得復召見書奏上而案尚書大行無遺詔

如淳曰大行主諸侯官也○索隱曰案尚書無此景帝崩時大行遺詔乃魏其家臣印封之如淳說

非也○正義曰天子崩曰大行也按尚書之中景帝崩時無遺詔賜魏其也百官表云諸受尚書事

也詔書獨藏魏其家家永封漢書音義曰以家丞印封遺詔乃劾

魏其矯先帝詔罪當棄市五年十月徐廣曰疑非五年亦非十月

月○索隱曰徐氏云疑非者案武帝四年三月蚡薨寶嬰歿在前今云五年故疑非也○正義曰漢

書云元光四年冬魏其侯嬰有罪棄市春三月乙卯丞相蚡薨按五年者誤也悉論灌夫

及家屬魏其良久乃聞聞即志病癢索隱曰癢音肥又音扶味

反風不食欲歿或聞上無意殺魏其魏其復食治

病議定不歿矣乃有蜚語為惡言聞上張晏曰蚡偽作飛揚

誹謗故以十二月晦徐廣曰疑非十一月也駟案張晏曰蚡

索隱曰著日月者見論棄市渭城正義曰故成陽也其春

武安侯病正義曰其春即四年春也元光四年十月

月乙卯田蚡薨則三人歿同在一年明矣漢以十月為歲首故也秦楚之際者云十一月十二月

曾丁巳平木 卷之十一 魏其武安列傳 十三 參水官歲

錢福曰武安倚勢
陷殺二人二人卒
為厲鬼史書報應
甚速事未必真特
以此為天下後世
擅權者之戒

茅坤曰此必當時
人不歷魏其灌夫
之外故為流言云
云

○焦竑曰按盼私
交淮南受遺金夫
因繫不得告故子
長揭之于尾蓋雖

不得發其事於生
前而猶得暴其事
於死後使夫有靈
必快意九泉矣

按傳末次淮南
遺金所以實灌
夫所持武安陰
事者

揚循吉曰田蚡灌
夫不必論實嬰本
以節行自喜以功
名自任而其處廢
興之際如此可歎
也

茅坤曰太史公小
論言實而情慘可
為實錄

○趙恒曰贊意辰
魏其之冤而深誅
武安之罪也言魏
其之舉以吳楚之
功灌夫因一時人
吳軍決策而名顯
魏其以不知時變

月二月三月至九月為終周建子為正月十一月為
正月十二月為二月正月為三月二月為四月至
十月為歲終漢初至武帝太初以前並依秦法以
後改用夏正月至今不改然夫子作春秋依夏正

專呼服謝罪漢書音義曰言蚡號呼謝服罪也使巫視鬼者視之

見魏其灌夫共守欲殺之竟死子恬嗣徐廣曰蚡疾見魏其

灌夫鬼殺之則其春共在春內邪武帝本紀四
年三月乙卯田蚡薨嬰死在蚡薨之前何復云五
年十二月邪疑十二月當為二月也案侯表蚡事
武帝九年而卒元光四年侯恬之元年建元元年
訖元光三年而九年大臣表蚡以元光四年卒亦
云嬰四年棄市未詳此正安在然蚡薨在嬰死後

分元朔二年武安侯坐衣襜褕正義曰爾雅云今
云蔽膝也說文字入宮不敬徐廣曰表云坐衣不
林並謂之短衣淮南王安謀反覺治王前朝
尺占反褕音踰謂非淮南王安謀反覺治王前朝
正朝衣若婦人服也徐廣曰建元二年武安侯為太尉時迎王至霸上謂王曰

上未有太子大王最賢高祖孫即宮車晏駕非大

王立當誰哉淮南王大喜厚遺金財物上自魏其

時不直武安特為太后故耳索隱曰案武帝以魏
安侯為不直特為太后故耳及聞淮南王金事上曰使武安侯

在者族矣

太史公曰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決

筴而名顯魏其之舉以吳楚武安之貴在日月之
際然魏其誠不知時變灌夫無術而不遜兩人相
翼乃成禍亂武安負責而好權杯酒責望陷彼兩
賢嗚呼哀哉遷怒及人命亦不延眾庶不載竟被
惡言嗚呼哀哉禍所從來矣

灌夫以無學不遜其罪非可以殺身滅族論也蚡何人哉負貴好權以杯酒陷人於大禍命固不延而得免於族滅之誅者幸耳禍所從來言禍由太后也再言嗚呼深恨之也

索隱述贊曰實嬰田蚡勢利相雄成倚外戚或恃軍功灌夫自喜引重其中意氣杯酒碎倪兩宮事竟不直冤哉二公

凌約言曰按嬰為將賜金不入門蚡為相驕橫占田宅嬰以景帝欲傳梁王犯顏力爭蚡迎淮南王霸上私納交以成其惡嬰雖他未見過入者其賢于蚡則萬萬矣乃不幸交使酒之灌夫以觸負勢之田蚡卒淪胥以滅雖死不悔悲哉使嬰失勢之後早得賢士大夫交知所謂知幾遠害者豈致若此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七

終

田中篤實同校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八

吳興凌稚陸輯校溫陵李光緒增補

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

御史大夫韓安國者梁城安人也

徐廣曰在汝潁之間也○索隱

茅坤曰此直叙格註一本無下括地志以下六字似是

曰漢書地理志云縣名屬陳留○正義曰括地志云成安屬潁川郡陳留郡又有成安縣亦屬梁未可知孰是也後徙睢陽正義曰今宋州宋城嘗受韓子雜家說於騶田生所索隱曰索謂安國於騶縣田生之所事梁孝王為中大夫吳楚反時孝王使

安國及張羽為將并吳兵於東界索隱曰將音汗張

羽力戰安國持重以故吳不能過梁吳楚已破安

國張羽名由此顯梁孝王景帝母弟竇太后愛之

令得自請置相二千石出入游戲僭於天子天子

王維楨曰嘗受韓子雜家說于騶田生所則學問識見盡括此語中

按漢初王國二千石以下吏皆得自置相二千

石則天子自命之
按言案書蓋令使者籍記王過也
註妹漢書如註作姪

王維楨曰安國此等語終飾辭然其全孔弟子母之恩則可尚也

按為言之帝是太后令長公主弁已意言之于帝不欲自言也

楊慎曰田甲之甲猶某甲其姓名不兄言耳

聞之心弗善也。太后知帝不善，乃怒梁使者弗見。伏後小節皆禮重望深案責王所為，韓安國為梁使，見大長公主。徐廣曰：景帝姊。

子之孝為人臣之忠，而太后曾弗省也。索隱曰：省，音仙井反。

從西鄉，惟梁最親，為艱難。梁王念太后帝在中，正義曰：謂關中也。又云：京師在天下之中。而諸侯擾亂，言泣數行下，跪

送臣等六人，將兵擊卻吳楚。吳楚以故兵不敢西，而卒破亡。梁王之力也。今太后以小節苛禮責望

梁王，索隱曰：案謂苛，應前按責王所為。梁王父兄皆帝王所見者，大

故出稱蹕，入言警車，旗皆帝所賜也。即欲以侘鄙

縣，徐廣曰：侘一作術也。駟案侘音力亞反，誇也。駟善圖說。索隱曰：漢書作媯，音火亞反，術音寒孟反。驅

馳國中，以夸諸侯，令天下盡知太后帝愛之也。今

梁使來，輒案責之。梁王恐，日夜涕泣，思慕不知所

為。何梁王之為子孝，為臣忠，而太后弗恤也。大長

公主具以告太后。太后喜，曰：為言之帝言之。帝心

乃解而免冠謝。太后曰：兄弟不能相教，乃為太后遺憂，悉見梁使，厚賜之。其後梁王益親驩。太后長

公主更賜安國可直千餘金。名由此顯，結於漢。其後安國坐法抵罪，蒙獄吏田甲辱安國。蒙縣名。索隱曰：抵音丁禮反，蒙縣名。屬梁國也。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田甲曰：然。即溺之。居無何，梁內史缺，漢使使者拜安國為

盧帝治曰安國之待田甲與淮陰之待少年子弟同

王維楨曰安國卒善遇獄吏可謂純然君子

梁內史起徒中為二千石。田甲亡走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甲因肉袒謝安國笑曰。可溺矣。公等足與治乎。索隱曰。案謂不足與。繩持之。治音持也。卒善遇之。梁內史之缺也。孝王新得齊人公孫詭。說之欲請以為內史。竇太后聞。乃詔王以安國為內史。公孫詭羊勝說孝王求為帝太子及益地事。恐漢大臣不聽。乃陰使人刺漢用事謀臣及殺故吳相袁盎。景帝遂聞詭勝等計畫。乃遣使捕詭。勝必得。漢使十輩至梁。相以下舉國大索。月餘不得。內史安國聞詭勝匿孝王所。安國入見王而泣曰。主辱臣死。索隱曰。此語見國語。大王無良臣。故事紛紛至此。今詭勝不得請辭。賜死。王曰。何至此。安國泣數行下曰。大王自度於皇帝。孰與太上皇之與高皇帝。及皇帝之與臨江王親。孝王曰。弗如也。安國曰。夫太上臨江親父子之間。然而高帝曰。提三尺劍取天下者。朕也。故太上皇終不得制事。居于櫟陽。臨江王適長太子也。以一言過。廢王臨江。如淳曰。景帝嘗屬諸姬子。太子栗姬。言不遜。由是廢太子。用宮垣事。卒自殺中尉府。何者。治天下終不以私亂公。語曰。雖有親父。安知其不為虎。雖有親兄。安知其不為狼。今大王列在諸侯。悅一邪臣。浮說。索隱曰。悅。漢書作林。說文云。林。誘也。犯上禁。撓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於王。太后日夜涕泣。幸大王自改。

康海曰。此與左師觸龍說質長安君相類。皆自入情至切。不可已。處說去。故能入也。

凌約言曰。高帝不聞有此言。安國直以意言之耳。

倪思曰。此俚語。引用雖切。然不可訓。註休。今本漢書作誅。

康海曰以安國猶行賄幸進他尚何責哉

而大王終不覺寤有如太后宮車即晏駕大王尚誰攀乎語未卒孝王泣數行下謝安國曰吾今出詭勝詭勝自殺漢使還報梁事皆得釋安國之力也於是景帝太后益重安國孝王卒共王即位安國坐法失官居家建元中武安侯田蚡為漢太尉親嘗用事安國以五百金物遺蚡蚡言安國太后天子亦素聞其賢即召以為北地都尉遷為大司農閩越東越相攻安國及大行王恢將未至越越殺其王降漢兵亦罷建元六年武安侯為丞相安國為御史大夫匈奴來請和親天子下議大行王恢燕人也數為邊吏習知胡事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即復倍約不如勿許與兵擊之安國曰千里而戰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戎馬之足懷禽獸之心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得其地不足以為廣有其眾不足以為彊自古不屬為人索隱曰案屬於漢為入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虜以全制其敵且彊弩之極矢不能穿魯縞許慎曰魯縞之縞尤薄衝風之末力不能漂鴻毛非初不勁末力衰也擊之不便不如和親羣臣議者多附安國於是上許和親其明年則元光元年雁門馬邑豪彊翁壹張晏曰豪猶帥也索隱曰聶姓也公翁壹名也漢書云聶壹因大行王恢言上曰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陰使聶翁壹為間入

劉辰翁曰管子書目匈奴為騎寇謂其負戎馬之足也

按據此末力衰句則上極矢末力當為句

王維棣曰不許和親則戰既和則宜守約聶翁壹一邊鄙細夫其謀不足用王恢喜功之士并為首難自不信于軍于然則匈奴

屢有約誰啓之哉

劉辰翁曰安有三
十餘萬作伏兵者
謀亦拙矣

吳寬曰安國所論
殆天下所以存亡
者而持之不堅復

從椒議豈安國揣
知上意所向故自
屈其議以信厥耶

漢書卷一百一十八 匈奴傳第八十八

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吏以城降財物

可盡得單于愛信之以為然許聶翁壹聶翁壹乃

還詐斬丞罪囚懸其頭馬邑城示單于使者為信

曰馬邑長吏已然可急來於是單于穿塞將十餘

萬騎入武州塞徐廣曰在雁門○索隱曰崔浩云今平城直西百里有武州城是也

當是時漢伏兵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

中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漢書曰北貉燕人來致驍騎應劭曰驍健也張晏曰驍勇也若

太僕公孫賀為輕車將軍正義曰司馬彪六博之象矣

大行王恢為將屯將軍正義曰李奇續漢書云輕車古之戰車

大中大夫李息為材官將軍正義曰臣瓚云材官騎射之官御史大夫韓安國為護軍將軍諸將皆屬護軍約單于

入馬邑而漢兵縱發王恢李息李廣別從代主擊

其輜重正義曰釋名云輜則也所載衣服雜廁其中於是單于入漢長

城武州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行掠鹵徒見畜牧於

野不見一人單于怪之攻烽燧得武州尉史欲刺

問尉史尉史曰漢兵數十萬伏馬邑下單于顧謂

左右曰幾為漢所賣正義曰乃引兵還出塞曰吾

得尉史乃天也命尉史為天王塞下傳言單于已

引去漢兵追至塞度弗及即罷王恢等兵二萬間

單于不與漢合度往擊輜重必與單于精兵戰漢

兵勢必敗則以便宜罷兵皆無功天子怒王恢不

出擊單于輜重擅引兵罷也恢曰始約虜入馬邑

會丁巳平水

卷一百一十八

韓長孺列傳

五

參

參

按廷尉當者言廷尉擬議當如是也
按兩受金兩言太后嬖之寵賂章章也太史公不載之蚡傳而載之安國傳即於張湯傳見弘羊之意云

王維楨曰王恢不擊錮重是量敵保軍可以情有然令朝廷背約自開邊隙則當死也

董份曰知當世取舍者智也智者宜或失于薄而安國乃又忠厚貪嗜下財官其所舉皆汗墨而安國又舉廉士太史所以稱之也讀其文自見索隱註謬
宋無曰若到他是人姓名為天下名士何不著見于史漢書作至他是也

註足漢書如註作寒
王慎中曰方置相時寒甚又既置相病愈天子欲相一人而不可得豈非命哉

城兵與單于接而臣擊其輜重可得利今單于聞不至而還臣以三萬人眾不敵提取辱耳徐廣曰提一作

臣固知還而斬然得完陛下士三萬人於是下漢書音義曰逗曲行

恢廷尉廷尉當恢逗撓當斬漢書音義曰逗曲行語也○索隱曰案如淳云軍法行而逗留畏撓者要斬逗音豆又音住逗留也撓屈弱也恢私

行千金丞相蚡蚡不敢言上而言於太后曰王恢首造馬邑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為匈奴報仇也上

朝太后太后以丞相言告上上曰首為馬邑事者恢也故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為此且縱單于

不可得恢所部擊其輜重猶頗可得以慰士大夫心今不誅恢無以謝天下於是恢聞之乃自殺安

國為人多大略智足以當世取舍而出於忠厚焉索隱曰案山者去也言貪嗜於財所推舉皆廉士

賢於已者也於梁舉壺遂臧固郅他皆天下名士索隱曰郅音質他徒河反謂三人姓名也壺遂也臧固也郅他也若漢書則云至他言至於他處亦

舉名士亦以此稱慕之唯天子以為國器安國為上名也御史大夫四歲餘丞相田蚡死安國行丞相事奉

引墮車蹇如淳曰為天子導天子議置相欲用安國使使視之寒甚乃更以平棘侯薛澤為丞相安

國病免數月蹇愈上復以安國為中尉歲餘徙為衛尉車騎將軍衛青擊匈奴徐廣曰元光六年也出上谷破胡龍城龍音龍將軍李廣為匈奴所得復失之公孫

凌約言曰中國貴守夷狄者以信義所從出也王恢尚為馬邑之欺矣匈奴之欺安國奚怪哉

王鑿曰又幸又壯書法大奇

黃震曰韓安國長厚如靜武帝好大喜功故帝雖寵之而卒困焉

揚慎曰觀太史公替安國言梁多長者則索隱無忠厚之言不合矣古書有意本分明而反因註晦者此類是也

按此論本惜長孺之不得相却以長孺之所舉而亦不得相者以為惜有味哉其言之也

敖大亡卒皆當斬贖為庶人明年匈奴大入邊殺遼西太守及入雁門所殺略數千人車騎將軍衛

青擊之出雁門衛尉安國為材官將軍屯於漁陽正義曰安國捕生虜言匈奴遠去即上書言方田幽州縣

作時請且罷軍屯罷軍屯月餘匈奴大入上谷漁陽安國壁乃有七百餘人出與戰不勝復入壁匈奴

虜略千餘人及畜產而去天子聞之怒使使責讓安國徙安國益東屯右北平正義曰幽州漁陽縣東南七十七里

北平城即漢是時匈奴虜言當入東方安國始為御史大夫及護軍後稍斥疏下遷而新幸壯將軍

衛青等有功益賢安國既疏遠默默也將屯又為匈奴所欺失亡多甚自愧幸得罷歸乃益東徙屯

意忽忽不樂數月病歐血死安國以元朔二年中卒

太史公曰余與壺遂定律歷觀韓長孺之義壺遂之深中隱厚徐廣曰一云廉正忠厚世之言梁多長者不虛

哉壺遂官至詹事天子方倚以為漢相會遂卒不然壺遂之內廉行脩斯鞠躬君子也

索隱述贊曰安國忠厚初為梁將因事坐法免徒起相外更然生虜失防推賢見重賄金貽誦雪泣悟主臣節可亮

黃震曰安國之仕梁也言于漢雖為梁飾非言于梁亦能為梁免禍賂田蚡五百金其進雖不以正其辨王恢諫擊匈奴切中事情越明年王恢挑禍匈奴安國默默為

之護軍雖以不戰歸而兵端自此大開安國亦卒困兵間成矣志在富貴不知不可則止惜哉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八 終

田中篤實 同校
長谷川敬直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九

吳興凌稚隆輯校
溫陵李光縉增補

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

李將軍廣者隴西成紀人也正義曰成紀秦州縣其先曰李

信秦時為將逐得燕太子丹者也故槐里徙成紀

廣家世世受射索隱曰案小類云世受射法孝文帝十四年匈

奴大入蕭關而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索隱曰案如淳云非

百工也容用善騎射殺首虜多為漢中郎廣從弟

李蔡亦為郎皆為武騎常侍索隱曰案謂為郎而補武騎常侍秩

八白石嘗從行有所衝陷折關及格猛獸而文帝

曰惜乎子不遇時如令子當高帝時萬戶侯豈足

道哉及孝景初二立廣為隴西都尉徙為騎郎將張晏

楊慎曰此傳綜叙其事實以著其才略意氣之所以然又旁及軍吏士卒之得志以致其時世不平之意讀之使人感慨唐順之曰當看叫應穿挿是首尾文字

茅坤曰李將軍于漢為最名將而卒無功故太史公極力摹寫淋漓悲咽可涕

凌約言曰漢文帝惜廣不逢時自以其時海內文安不事兵革廣之才無所用耳末年匈奴入上郡雲中帝遣將軍令免張武周亞夫等以備胡中

稱其選用材勇而獨不及廣知而不

用何取于知耶
楊慎曰公孫昆邪為國惜才過于文帝

都尉從太尉亞夫擊吳楚軍取旗顯功名昌邑下

以梁王授廣將軍印還賞不行文穎曰廣為漢將私受梁印故不得

也徙為上谷太守匈奴日以合戰典屬國公孫昆

邪昆音菟索隱曰索典屬國官名為上泣曰李

廣才氣天下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敵戰恐亡之

於是乃徙為上郡太守後廣轉為邊郡太守徙上

郡嘗為隴西北地雁門代郡雲中太守皆以力戰

為名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賢人從廣漢書音義曰內

官之幸賢者○索隱曰索董芭輿服志云黃門丞

主密近使聽察天下天下謂之中賢人使者崔浩

云在中而賢幸非德望故云中賢也勒習兵擊匈奴中賢人將騎數

十縱徐廣曰放縱馳騁見匈奴三人與戰三人還射正義曰射

謂轉也傷中賢人殺其騎且盡中賢人走廣廣曰

是必射雕者也文穎曰雕鳥也故使善射者射也

三人三人亡馬步行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

翼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

匈奴射雕者也已縛之上馬望匈奴有數千騎見

廣以為誘騎皆驚上山陳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

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以百騎走匈

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為大將軍誘

之必不敢擊我廣令諸騎曰前前未到匈奴陳二

凌約言曰廣為上郡守知三人中必射雕者然後見前日合戰為有血脈非日日合戰何從知射雕者哉此上文有以力戰為名其意與日合戰同

董份曰從百騎往馳三人不見廣勇所以載百騎者與下匈奴數千騎相應耳

大將軍一本作大軍

楊慎曰精神正在重前一字

程一枝曰李廣所長在射故傳內叙射獨詳若射匈奴射離者若射白馬將若射追騎若射獵若射石若射虎若射魚若射猛獸若射神將皆著廣善射之實末及孫陵教射正應篇首世世受射句

曾徐中行曰趙雲遇曹瞞而開壁李廣值匈奴而反前皆不足而虛示之有餘者也卒以疑敵人之心一因以破虜一因以全師蓋膽略過人哉

按程不識因見此傳 何孟春曰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言治眾而不用法無

不凶也李廣之將使人人自便以廣之材如此然不可為法其繼者難也況與之並時而為將乎小人之情樂于安肆而昧于近禍彼既以程不識為煩擾而樂于從廣且將離其上而不服故簡易之害非徒廣軍無以禁虜之倉卒而也然則做程不識雖無功猶不取做李廣鮮不覆亡哉

董份曰載不識言以見軍法之正又載匈奴畏士卒樂以明廣之能載事必如此然後義備而筆端鼓舞

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其騎曰虜多且近即有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為走今皆解鞍以示不徒用堅其意於是胡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其兵正義曰其將乘白馬而李廣上馬與十餘騎犇射殺胡白馬將而復還至其騎中解鞍令士皆縱馬卧是時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半時胡兵亦以為漢有伏軍於旁欲夜取之胡皆引兵而去平旦李廣乃歸其大軍大軍不知廣所之故弗從居久之孝景崩武帝立左右以為廣名將也於是廣以上郡太守為未央衛尉而程不識亦為長樂衛尉程不識故與李廣俱以邊太守將軍屯及出擊胡

而廣行無部伍行陣索隱曰案百官志云將軍領部校尉一人部有曲軍皆有部曲大將軍營五部

曲有軍候一人也索隱曰音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

不擊刁斗以自衛孟康曰以銅作鐃器受刁斗

擊持行名曰刁斗索隱曰刁音貂案荀悅云刁斗小鈴如宮中傳夜鈴也蘇林曰形如銅以銅作

之無緣受一斗故云刁斗銅即鈴也堙莫府省約

文書籍事蓋兵門合施帷帳故稱莫府古字通用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案許慎

淮南公斥度也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

士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曰李廣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也而其士卒亦佚樂咸樂為之歿我軍雖煩擾然虜亦不

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皆為名將。然匈奴畏李廣之略。士卒亦多樂從李廣而苦程。不識程不識。孝景時以數直諫為太中大夫。為人廉謹。於文法。後漢以馬邑城誘單于。使大軍伏馬邑旁。谷而廣為驍騎將軍。領屬護軍將軍。是時單于覺之。去漢軍皆無功。其後四歲。廣以衛尉為將軍。出雁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敗廣軍。生得廣。單于素聞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病。置廣兩馬間。絡而盛。臥廣行十餘里。廣佯死。睨其旁。有一胡兒騎善馬。廣暫騰而上。胡兒馬因推墮兒。徐廣曰。一云抱兒。鞭馬南馳也。取其弓。鞭馬南馳數十里。復

屠隆曰。事奇文亦奇。

得其餘軍。因引而入塞。匈奴捕者騎數百。追之。廣行。取胡兒弓射殺追騎。以故得脫。於是至漢。漢下廣。吏吏當廣所失。多為虜所生。得當斬。贖為庶人。頃之。家居數歲。廣家與故潁陰侯孫孫灌嬰之孫名強屏野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夜從一騎出。從入田間。飲還至霸陵亭。霸陵尉醉。索隱曰。索。百官志云。尉大縣二人。主盜賊。凡有賊發。則推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廣宿亭下。居無何。匈奴入殺遼西太守。敗韓將軍。韓將軍後徙右北平。蘇林曰。韓安國。於是天子乃召拜廣為右北平太守。廣即請霸陵尉與俱。至軍而斬之。廣居右北平。匈奴

平下漢書有死。董份曰。廣不能忘一尉之小憾。乃知功名不成。非特殺

降也亦淺中少大度耳其不侯固宜

按此下叙廣善射及其行略有生色狀凡六事

黃震曰李廣邊將才于守右北平見之使武帝志在息民專任李廣足矣

董份曰歷歷談廣軍職悉若不容口太史公亦重惜其才也

按其射應前騎射殺首虜多句而總繳中之射殺射離者其將兵應前衝陷折關句而總繳中之奔射胡白馬將與騰上胡兒馬南馳者其射猛獸應前格猛獸句而總繳中之聞有虎嘗自射者又曾為虎傷故曰亦為所傷云

註本義法漢書如註作充本法

增訂史記評林

卷一百九

備列奇蹟

聞之號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

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沒鏃日徐廣

作沒視之石也廣一生事撫叙于此因復更射之終不能復入石矣廣

所居郡聞有虎嘗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

傷廣廣亦竟射殺之廣廉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

食與士共之終廣之身為二千石四十餘年家無

餘財終不言家產事廣為人長猿臂如淳曰臂如猿通肩其

善射亦天性也雖其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廣廣

訥口少言與人居則畫地為軍陳射闊狹以飲如淳曰射戲求疏密持酒以飲不勝者○正義曰飲音於禁反專以射為戲竟歿索隱

日謂終竟廣身至歿以為恒也廣之將兵乏絕之處見水士卒不

盡飲廣不近水士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寬緩不苛

士以此愛樂為用其射見敵急非在數十步之內

度不中不發發即應弦而倒用此其將兵數困辱

其射猛獸亦為所傷云居頃之石建卒於是上召

廣代建為郎中令元朔六年廣復為後將軍從大

將軍軍出定襄擊匈奴諸將多中首虜率以功為

侯者如淳曰中猶克也本義法得首若干封侯而廣軍無功後三歲廣

以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張騫將萬

騎與廣俱異道行可數百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

騎圍廣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往馳之敢獨

與數十騎馳直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告廣曰胡

與數十騎馳直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告廣曰胡

李將軍列傳 卷一百九 李將軍列傳

黃震曰凡看衛霍傳須合李廣看衛霍深入二千里聲振華夷今看其傳不直一錢李廣每戰輒北困躓終身今看其傳英風如在史氏抑揚予奪之妙豈常手可望哉

按功自如漢書作功自當師古云功過自相當也

按此摠前摹寫李廣數奇處

劉辰翁曰太史公極意言李將軍不幸故引弟蔡首末僥倖至列侯三公正是恨處又取望氣者備廣曾懷口語如慨而歎縷縷可傷處止在而字然字耳且回命也能使隨淚

光緒曰廣雖以殺降為恨然屢百戰不能得一當以封侯亦足悲矣王介州詩云車公一言拜相李廣百戰不侯自是人間常事莫將造物追求意見或然者然亦可惜

凌約言曰廣之材盡出一時之上廣

虜易與耳軍士乃安廣為圜陳外嚮胡急擊之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廣乃令士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大黃射其裨將徐廣曰南都賦曰黃間機張善弩之名駟案鄭德曰黃間弩淵中黃牙孟康曰太公六韜曰陷堅陳敗強敵用大黃連弩常昭曰角弩色黃而體大也○索隱曰殺數人胡虜益解會案大黃間弩名常昭說是也日暮吏士皆無人色而廣意氣自如益治軍軍中自是服其勇也明日復力戰而博望侯軍亦至匈奴軍乃解去漢軍罷弗能追是時廣軍幾沒罷歸漢法博望侯留遲後期當死贖為庶人廣軍功自如無賞初廣之從弟李蔡與廣俱事孝文帝景帝時蔡積功勞至一千石孝武帝時至代相以元朔

五年為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擊右賢王有功中率

封為樂安侯索隱曰中音丁仲反率音律亦音雙

元狩二年中代公孫弘為丞相蔡為人

在下中索隱曰案以九品而論在下之中當第八名聲出廣下甚遠然

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而蔡為列侯位至三公

諸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廣嘗與望氣王朔

燕語曰自漢擊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部

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擊胡軍功取侯者

數十人而廣不為後人索隱曰安亦謂不在人後然無尺寸之

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邪且固命也

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所恨乎廣曰吾嘗為隴西

之功盡出一時之
下或者謂其有恨
而廣亦自恨其殺
降然則豈直不封
陵之赤族亦宜矣
○田汝成曰余言
廣之不侯非數奇
也孝文知之深矣
懷私恨以斬霸陵
尉豈大將軍之度
哉故蘇子瞻云今
年定起故將軍未
肯先誅霸陵尉是
也不然以亞夫之
賢帝託景帝曰真
可任將矣寧獨不
知廣材耶

凌約言曰按王十
朋云李廣才名一
代奇孝文猶自未

深知輟食長嘆無
頗牧翻惜將軍不
遇時漢文始謂李
廣生不逢時又謂
李廣老數奇不可
謂不深知矣而卒
不大用何取于知
豈廣懷私恨斬霸
陵尉固有以致之
歟

按三下大將軍
使長史向見大
將軍有故責李
廣意
按將軍職在征
每無常處所在
為治故云莫府

○王宗沐曰屈原
正道立行抗志塵
埃卒放江潭賈生
洛陽年少起圖治
安為漢畫長策亦
擯長沙離騷賦
為世所哀考驗今
昔余甚感焉將天

守羌嘗反吾誘而降降者八百餘人吾詐而同日

殺之至今大恨獨此耳朔日禍莫大於殺已降此

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後一歲大將軍驃騎將

軍大出擊匈奴廣數自請行天子以為老弗許良

久乃許之以為前將軍是歲元狩四年也廣既從

大將軍青擊匈奴既出塞青捕虜知單于所居乃

自以精兵奔之而令廣奔於右將軍軍出東道廣

不屯行張晏曰以水草東道少回遠而大軍行水草少其勢

今大將軍乃徙令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

戰今乃一得當單于索隱曰案廣言自少時結髮

臣願居前先歿單于大將軍青亦陰受上

誠以為李廣老數奇如淳曰數為匈奴所敗奇為

所欲而是時公孫敖新失侯為中將軍從大將軍

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故徙前將軍廣廣

時知之固自辭於大將軍大將軍不聽令長史封

書與廣之莫府曰急詣部如書正義曰令廣如其

道廣不謝大將軍而起行意甚愠怒而就部引兵

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索隱曰食其音異其基

軍亡道或失道索隱曰謂無人導後大將軍

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于遁弗能得而還南絕

李將軍列傳

卷一百九

獨能生之或共數
誠奇未定也廣不
封侯蓋出於此哉
余又聞五代時扈
載有文名王朴荐
之宰相李穀穀曰
非不知其不然薄
命恐不能勝及拜
知制誥為學士居
歲餘果卒噫廣固
無如數奇何也

朱翌曰始廣欲居
前青既不聽以東
道回遠固辭則又
固遣之既受上指
母令廣當單于乃
責其失道使自殺
青真人奴也哉宜
乎廣子敢恨殺其
父擊傷青也

凌約言曰士大夫
一軍皆哭百姓皆
垂淚廣之結人心
於此可見非子長
筆力安能手勝敗

之外乃出古今名
將之上如是哉

○索隱曰蔡自殺
上加亦字顧盼
前廣引刀自頸

幕遇前將軍正義曰絕度也右將軍廣已見大將

軍還入軍大將軍使長史持糒醪遺廣因問廣食

其失道狀青欲上書報天子軍曲折正義曰言委

將軍後大將軍使長史急責廣之幕府

對簿廣曰諸校尉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

至莫府廣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

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又徙

廣部行回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

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頸廣軍士

大夫一軍皆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為

垂涕而右將軍獨下吏當歿贖為庶人廣子三人

曰當戶椒敢為郎天子與韓嫣戲索隱曰嫣或音

嫣少不遜當戶擊嫣嫣走於是天子以為勇當戶

早歿拜椒為代郡太守皆先廣歿當戶有遺腹子

名陵廣歿軍時敢從驃騎將軍廣歿明年李蔡以

丞相坐侵孝景園墼地當下吏治蔡亦自殺索隱

音人絹反又音乃鍛反又音而宣反案墼地神道

之地也黃圖云陽陵關門西出神道四通茂陵神

道廣四十三丈也○正義曰漢書云詔賜冢地陽

陵當得二十畝蔡盜取三頃頗賣得四十餘萬又

盜取神道外墼地一畝不對獄國除李敢以校尉

從驃騎將軍擊胡左賢王力戰奪左賢王鼓旗斬

首多賜爵關內侯食邑二百戶代廣為郎中令頃

朱翌曰漢武殺文成而曰文成食馬肝以霍去病射殺取而武帝又為之諱曰鹿觸死賞罰國之紀綱既已自欺又為人欺何也

袁黃曰善射世將與世世受射相首尾

茅坤曰南人之不習乎北固也而陵獨以丹陽五千人教射酒泉後卒以橫挑強胡何哉

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居無何敢從上雍至甘泉

宮獵索隱曰劉氏音尚犬顏驃騎將軍去病與青

有親射殺敢去病時方賢幸上諱云鹿觸殺之居

歲餘去病歿徐廣曰元狩六年而敢有女為太子中人愛

幸敢男禹有寵於太子然好利李氏陵遲衰微矣

李陵既壯選為建章監監諸騎善射愛士卒天子

以為李氏世將而使將八百騎嘗深入匈奴二千

餘里過居延徐廣曰屬張掖正義曰括地志云居延海在甘肅張掖縣東北六十四里地理志云居延海古文以為流沙視地形無所

見虜而還拜為騎都尉將丹陽楚人五千人教射

酒泉張掖以屯衛胡數歲天漢二年秋貳師將軍

李廣利將三萬騎擊匈奴右賢王祁連天山徐廣曰出

燉煌至天山索隱曰索晉灼云在西域近蒲類又西河舊事云白山冬夏有雪匈奴謂之天山也

正義曰括地志云祁連山在甘肅張掖縣西南

二百里天山一名白山今名初羅漫山在伊吾縣

北四百二十里伊州在京西北四百四十六里而使陵將其射士步兵

五千人出居延北可千餘里欲以分匈奴兵毋令

專走貳師也陵既至期還而單于以兵八萬圍擊

陵軍陵軍五千人兵矢既盡士死者過半而所殺

傷匈奴亦萬餘人且引且戰連鬪八日還未到居

延百餘里匈奴遮狹絕道陵食乏而救兵不到虜

急擊招降陵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匈奴其兵

楊慎曰太史公以陵被禍至陵傳多

李將軍列傳

勿如此正亦得體

黃震曰陵降匈奴隴西之士皆用為耻亦可想見其俗之風節矣

陳仁子曰廣之數奇而忠信見于身後夫何憾者

趙恒曰引傳及該皆為李將軍後校口不能道詞而發才累意氣本傳已盡獨舉其所見咽口少言為贊見才氣天下無雙固不在喋喋利口余賭二字不輕下引傳其身止云不令謂不言也下挑李不言之諺相應

史記評林卷之九十九

聞其家聲及戰又壯乃以其女妻陵而賚之漢聞族陵母妻子自是之後李氏名敗而隴西之士居門下者皆用為恥焉

太史公曰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

不從其李將軍之謂也余睹李將軍悛悛如鄙人

索隱曰悛音七旬反口不能道辭及死之日天下

知與不知皆為盡哀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

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索隱曰索姚氏云桃李

實感物故人不期而往其下自成蹊徑也以喻此

言雖小可以論大也

索隱述贊曰援臂善射實負其庸解鞍却敵圍陣摧鋒邊郡屢守大軍再從失道見斥數奇不

對惜哉名將天下無雙

何去非曰上有死將之恩有死將之令知死恩而不知死令常至於驕知死令而不死之恩又有以死吾之令可百戰而百勝也故部曲行陳屯營頓舍與大晝夜之警嚴符籍之管攝皆所謂軍之紀律不可一日輒廢者也廣之治軍欲其人人自便于凡約束一切弛略以便其私而專為恩當時稱其寬緩不苛士皆愛樂而程不識乃謂士雖樂為之死翻然虜卒犯之此其恩不加令而每至於敗何足怪哉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九 終

田中篤實同校

李將軍列傳

本多政辰

